



08054

讀孟子叢說上

元許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梁惠王上

首章

周烈王五年魏武侯卒公子瑩立其元年則烈王六年也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當瑩之二十七年瑩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考異謂爲後元年大事記顯王十六年當瑩之十八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後齊敗魏而齊亦稱王於顯王

四書章句說 孟子上

一

退補齋藏板

三十五年又書曰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於徐州以相王今按顯王三十三年當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尙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爾當從大事記爲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徐音舒相思將反

仁專言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體而義用孟子是專主於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體用朱子訓詁皆兼體用說心之德

心之制是體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仁有專言偏  
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  
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爲用其理則體也或問又  
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間物靜體而  
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廢固是發明王何必曰  
利一語而語意自分兩節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其  
國危矣言王好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之而好利  
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惟取什一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二

退補齋  
藏板

之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  
外取於上如此不已必欲攘奪壞亂而國隨以亡  
則是君始好利終於自亡其國此理勢所必至然  
亦告君之語也萬乘之國至不廢又言好利之弊  
成弑奪之禍皆下取乎上文侯斯與韓趙分晉卽  
惠王之祖也此其明驗爲君而好利禍害之烈可  
畏如此一言君好利必亡其國二言好利必下篡  
其上

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

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國可出車萬  
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  
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方三百十六里有畸百乘  
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  
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  
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  
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  
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  
藏板

### 沼上章

聖人告人非法語之言則巽與之言故孟子與時君  
言皆是此機軸前章法語之言此章巽與之言也  
後多放此

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  
怨奉己興亡乃其效也

靈臺之作文王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  
有囿囿中有沼併以遊觀爾蓋非所謂七十里之  
囿也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

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也文王繼體卽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遷都於程又三年而遷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明年卽薨矣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之舊都歟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也

麀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都在春風和氣中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

四書叢說 孟子上

四

退補齋藏板

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鶴與鶴鳴之鶴不同音涸者禽各在鐸韻音學者潔白貌在覺韻此章字音學

稜民章

加少加多金先生曰不見其愈少不見其愈多

棄甲曳兵戰而負者

魚鼈之類天地自生之物長幼皆得食之雞豚狗彘人力畜之故以養老則七十者始食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百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者也萊謂休不耕者也疏謂餘夫皆有田廛是備後離居之法

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五

退補齋藏板

此不同或殷周之制異或孟子一時之言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庠序之教教以人倫也於其常教之中又於孝弟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

後罪歲應前兩凶字塗有餓莩不知發應前移粟由

此而知所移乃民間之粟未足以濟河內之民而先已病河東之民矣况有餓莩不發猶是吝己之財狗彘食人食則必征斂無義而傷民之財矣中兩節教之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義古者九年耕

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荒不待移粟移民而民自無飢寒近者悅而遠者來矣何患不加多哉 下章率獸食人亦此意而極言之也

集注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如左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鼓進金退也按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鐃鈜之用中冬教大閱帥其民而致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三鼓擁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



四書叢說 孟子上

六

退補齋藏板

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坐作如初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夫鐸大鈴也振鐸者搖鐸也擁鐸者以手掩其上而執以振之其聲鹿鹿然也是鐸兼主進退但其聲有不同爾鐃鈜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鳴之而車徒行則鐃亦主進也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故鳴鐃而軍卻退也大抵鐃則進也鐃則退也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鐃直角反鐃女交反

畜訓養當作許六切今敕六反誤

安承教章

孔子惡作俑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爲此  
言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死者六十六人蓋  
其弟德公立而用以殉之當周釐王四年魯莊公  
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殉者百七十七人  
三良與焉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爲不  
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不謹孟子因取以  
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

晉國天下莫彊章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七

退補齋  
藏板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答晉國天下莫彊一語王如施  
仁政一節是方百里可王之實功彼奪民時正指  
齊秦楚往而征之一節是洒死之事

易猶淺也此金先生說蓋耕深則土疏通而苗易發  
達耘淺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語  
意正同不是等待大段閒暇了然後去修

梁襄王章

一之謂統天下爲一家正如秦漢之制非謂如三代

之王天下而封建也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讖禕而知之也蓋自太古立爲君長則封建之法行黃帝置大監監於萬國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時云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者止七國爾餘小國蓋不足道也自萬國以至於七國吞併之積豈一朝一夕之故今勢旣合不可復分終必又併而爲一舉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至於秦漢孟子之言卽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然後定也

四書叢說

孟子上

八

退補齊藏板

襄王才質下不足以語王政故孟子不告之而但曰不嗜殺人而已

### 齊桓晉文章

文武之道幽厲傷之東遷之後下陵上替五霸迭興不惟王道之不行學士大夫亦且不講自是惟知霸業可尙而桓文又霸之盛者宣王心說其事而誠服之以孟子當時賢者深知其說故舉以爲問其曰可得聞乎見其不易得聞惟孟子知之而又

恐不易以告也

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不言霸事可知至其門人以及後之徒黨不曾有言桓文爲霸之謀畫經營者此與孔子言管仲器小之意同且先截斷宣王功利之心下乃開其王者之道

桓文之事金先生曰謂其所以爲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

德何如則可王宣王知有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所本矣及問寡人可以保民及何由知吾可皆能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九

退補齋藏板

自反而善問者與梁惠王迥別

王天下事至大易牛事至小孟子卻道只此心便可王故雖指出不忍二字而王猶不知所以

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爲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爲常人雖爲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爲惟君子爲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啟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卽就此推

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卽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又推其類而充之至於大則仁不可勝用矣

孟子與王問答三反欲王自知不忍見牛卽是惻隱而終不悟前德何如以下雖有三善言至此竟昏罔推拓不去但重疊解說不是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此正是行仁巧處主意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當矣但自不識爲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問孟子之言而說旣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何

四書叢說

孟子上

十

退補齋藏板

便合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啟迪其心故也

術字要看旣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釁鐘之禮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也此卽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此章見齊王之良心凡兩發孟子教之推而不能推是以終於戰國之君而已見牛時一發孟子言之而心戚戚時又一發也

此章之要全在推字始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民之爲大於其良心旣啟則當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又及於愛物謂仁之施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旣能其難而又得行之之術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以易於愛物者人旣與我同類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己之所好惡者及之而已況我親其親人感之亦各親其親其應之速又不盡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道之大亦不過盡不忍之心而已

四書叢說 孟子上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權度度物而心爲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是欲以義理來度此心使於發處審其輕重也

抑王興甲兵至快於心與若與權度之言不相接此蓋從齊王本意問霸處說來而使齊王度民心之所不願而推愛心以及之也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行仁政也齊欲服天下如鄒敵楚不行仁政也

以齊一分而敵天下之八者勢也發政施仁者德也以德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論勢矣

集注各辟疆古人名辟疆者非一作開闢封疆說則  
上音闕下音疆作辟除疆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巨  
良反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老幼老幼彼此皆同以我及於親親者措之  
於彼固不異是易也上老老恤孤而民卽興孝不  
倍則民視上之老幼與己之老幼皆同故卽效之  
是又易也至於物則無知識不能達人之意故仁  
及於此物則此物得所不能自充廣也

四書叢說 孟子上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本然權度卽是人心本有之天理

梁惠王下

莊暴章

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  
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  
告孟子

孟子之答只是巽與之言

王變色是媿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  
言之

此章只欲與民同樂不必事於作樂也

交鄰國章

此章前言交鄰在能仁智朱子以懲忿總之後言好勇在行仁義朱子以養大勇言之王問交鄰孟子所答樂天畏天是交之之正王後再言好勇孟子答之以好勇須有文武之德乃可

集注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謂天助佑下民爲之君以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藏板

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四方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寵愛也志己之志也朱子隨孟子文解故其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簡編寫書簡册煩重非如今以紙模印易辨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雪宮章

師行而糧食謂師眾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造爲

讒謗而民因而作爲姦慝矣此上言軍民之怨也  
方命虐民以下是言君也

集注廢時失事廢時解荒字失事解亡字

明堂章

人皆謂我毀明堂舉眾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  
之乎已乎又以己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宣王之  
意正是不欲毀爾蓋已稱王卽欲行天子之制也  
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  
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四書叢說 孟子上

古

退補齋  
藏板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卻是王政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世室

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修二七者深十四步八丈

四尺也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十

丈五尺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堂上爲五室象五

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

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

廣益之以三尺謂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

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寸謂深二丈四尺

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

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

室十步爲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

丈則廣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

每室四戸旁皆有兩夾窗爲八窗五室二十戸四

十窗白盛蜃灰也盛成也以蜃灰墜牆所以飾成

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二

南北五丈六尺東西七丈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

居一分般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五 退補齋藏板

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

同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

四注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

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

以明其同制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

也廟門容大局七個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七個

二丈一尺闈門容小局三個廟中之門曰闈小局

脚鼎之局長二尺三個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一

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窗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一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墻壁以蜃蛤灰飾之

此釋周禮明堂制

又引大戴禮盛德篇

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百

四書叢說 孟子上

六

退補齋藏板

步今按此文在明堂篇

朱子明堂說云論明堂之

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

堂左个南之西

即西之南

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

總章太廟西之南

即南之西

爲總章左个西之北

即北之西

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

東即東之北

爲元堂右个北之西

即西之北

爲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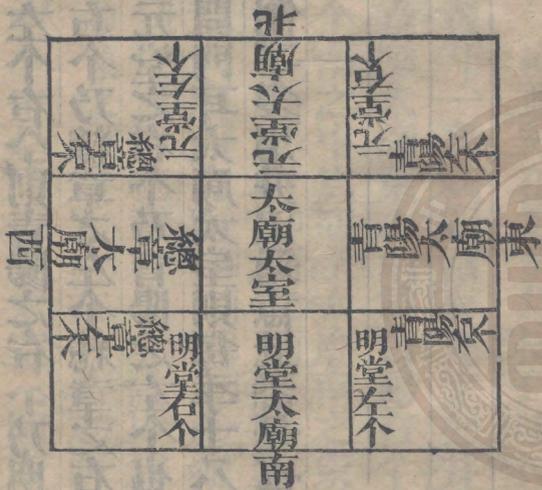
堂左个中是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翼方所

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七

退補齋藏板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朱子之說簡當

放桀章

上兼問桀紂下再問弑君是專問紂蓋舉重者言之也故孟子亦止舉紂對

集注王勉之言謂上下二者兼有則可爲放伐之事若上雖極暴而下非仁不可下雖至仁而上不暴亦不可

爲巨室章

兩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上屈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不貴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

四書叢說 孟子上

大

退補齋藏板

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

齊人勝燕章

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又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孟子所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注云兩引書

鄒與魯闕章

此告君之言不得不切今而後得反之之言似失太過民固不可求反其暴於上然至於君行仁政則

親上使長之心亦民所本有也

### 竭力量

太王自邠遷岐行二百五十餘里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又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九

退補齋藏板

### 平公章

前以士後以大夫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篇大夫喪禮亡不可考

三鼎五鼎言祭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士之祭禮也牲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膈肱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膚三離肺一剗肺一爲一鼎魚十有五爲一鼎腊有獸之乾者也用兔爲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膈肱正脊脰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

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膚九實於一鼎魚用鮓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肫而鼎肩臂臠者胾骨也膊髀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脰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脅革肉也離肺者挫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剝肺者切肺也舉肺者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卽離肺祭肺卽剝肺也凡牲用右胖腊則合升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則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牢臠奴到反臠膊皆音純髀音格剝七本反臠音挺鮓音附挫苦圭反胖音判

公孫丑上

公孫丑章

公孫丑問管晏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能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爲五霸首允天下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

曾西敬畏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儻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言心

術之邪正而已楊氏乃謂子路之才不及管仲恐未全得孟子之意攷證言之甚詳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此語猶有未推重曾西意謂曾西尙且不足於管仲乃爲我願學之乎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大戊大戊三世至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藏板

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至祖甲皆賢君也祖甲歿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居之稠達乎四境則舉國皆稠也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有兩意一說言齊地廣民衆地不必更改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已自聚矣讀就改字略歇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集聚五字一串讀下又連下文上說意詳下說意直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

置郵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  
聞師古曰卽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  
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倒懸謂如人遭顛倒懸挂困苦急迫也

楊氏言子路範我馳驅而不獲非謂範馳驅真不可  
獲禽也如是則王道真爲無用矣蓋範馳驅者王  
良御車之正也不獲禽者嬖奚不能射也欲使射  
者獲禽而行詭遇御者之詐也故王良範驅子路  
也嬖奚不獲時君也儻子路遇明君而信任之則  
雖小國攝大國而瀕於危亡亦必二年而有足民  
知方之效子路之不獲者不遇可與有爲之君爾  
管仲則惟欲成目前之功故雖詭遇而不較也但  
楊氏此段未爲知子路者不得曾西之意也

不動心章

孟子平日所言皆王道公孫丑習聞當時霸功之說  
前章雖聞孟子不許管仲猶未深解於此僅添一

王字與霸兼言之耳

因上章以齊王猶反手之言固知孟子能用齊矣然

猶未深信能王天下故用一霸字在上然丑亦未能分別霸功王道之所以異言動心否乎亦是未深信孟子

我四十不動心是孟子素有爲之之具而後有用世之言也

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量敵而進謂度量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會

謂謀慮已必有可勝之理然後會戰

黜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北宮孟舍之勇皆是養而成至於必勝不懼乃其效而謂君子之道可以不養乎

曾子亦是論己與人相敵縮不縮指理之直不直不喘吾往指氣之勇不勇謂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所與較之事吾理既不直雖賤夫亦不求勝之吾理既直雖千萬人我亦必往蓋理

曲必屈理直必伸也

以舍黜比子夏曾子是一意再以孟舍比曾子又是一意上以兩人比兩人之氣象此是虛比下卻把二人較其短長此是實比

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賁亦是以勇而不動心者蓋賁之勇力足以蓋世自故所向無前自然不必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爲答然則孟賁以力爲主而不動心北宮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孟舍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爲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而不動心也

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是一節孟子答丑問謂我不動心丑乃舉勇士爲比是全未曉孟子所以不動者及聞告子先我不動之言方知不動之由有不問始問所以致不動何道孟子言心不動固多端非唯告子與我不同也於是歷舉不動之人而歸重於曾子以理爲主者丑至此已曉得主於血氣者非正然猶未知孟子告子所以異而告子所以

不及孟子者何蓋告子學者之徒故孟子且告丑以告子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其言之病心之失工夫之著處今將告子之言但分內外看兩句心字只是一个心心是內言與氣皆是外君子之學當內外交相養告子外不得於言則內不深明所不得之理是內不養外也內於心有未通之理則外不用力以學是外不養內也兩端皆是心不明理上句是事做不去心不必明理下句是心雖有不明不肯去明理如此硬捺住心以至不動孟子言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藏板

內是本外是末末之蔽因本之蔽也言不通達是本心不明若不去明其心則言終不達矣故曰不可若心不明乎理則惟持守其心且不務其末猶得輕重之倫故曰可但孟子且就他說心與氣上分輕重而謂不求諸末則以爲可其實工夫內外皆不可偏廢故又謂若遺其外亦終不能進德所以發明志氣將卒之意然孟子破上句是順他文破只一意下句是外他文破有兩意上句告子謂窒於外不必求於內孟子謂必當求其內然後外

可達告子本意只指內孟子亦專教明於內下句告子謂不明於內不必求外助孟子謂當用功於內兼用力於外告子本意專指內孟子則使內外兩致也

告子亦未嘗不知爲學之道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固知言之不達當用心明理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固知心於理有不通當用力問學討論及臨事度義以明其心爲他急欲不動其心故兩頭截斷他養心正似禪學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藏板

孟子言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止因告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故言氣雖次於心亦當用功是隨其言揀其失至孟子自言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此與前辨告子之非者意不盡同然養氣在集義所以養之集之是心也但與前持志無暴氣相對說者自不同

氣次焉次字不可緩看謂卽亞於志也

知言卽是知道孟子自言故如此知道理明故能知  
天下言之邪正得失

孟子之學是知言養氣知言卽知道知道屬心爲內  
養氣屬事爲外格物致知以明心遇事行義以養  
氣然所以知其義而集之者心也卽志帥之說至  
於集義是要心無愧怍心旣無愧怍則氣自生雖  
有內外之殊及其至也只是養此心耳

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  
合義遇事卽行何有畏怯二者旣全何能動心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  
藏板

此章兩言字兩氣字所指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己之  
言也孟子之知言知人之言也告子之勿求於氣  
氣血之氣也孟子之浩氣仁義之氣也

上其爲氣也言氣之體下其爲氣也言氣之用配義  
與道是氣之能事上句言氣本剛大失養則小以  
直養之則復剛大而能合助義道而行之沛然但  
氣卽是義以養成旣成則配義愈盛

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  
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眾人知不明自害

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卽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

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直養無害是養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功

上言氣配義與道下言養氣只說集義蓋道是總言萬事之體義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卽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道在父子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之微細處莫不

皆然

集義之集字不是應事時工夫應事只是義字應事件件行義積集得多方得此心全無愧怍而氣自生集注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事皆兩字說集字自反直無愧是慊也慊則氣盛不慊則餒

必有事是專以集義爲事勿正謂不可因集義便期必氣之浩然勿忘謂未能充大則惟不懈於有事勿助長謂不可以私意作爲欲充此氣用私意便

失義而愈喪其所集者矣故曰集義養氣之節度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

養氣專就行事上說於應事地頭做工夫直養無害一語是養之之方直字則其得於曾子之本原下文有事勿忘卽養字正及助長則害之矣惟私意妄作害義爲甚故發掘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失

掘苗一節只說不可助長後言不耘苗卻言不有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言助長之害

四書叢說 孟子上

无

退補齋藏板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文公謂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金先生謂當先問知言此亦是丑之學未能知所先後竊謂孟子亦自有此文法滕文公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無君則弔周霄乃先問三月無君後及載質正與此同

知言之說攷證之言甚詳

孟子之學盡格物致知之功效能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言皆能知其是非邪正而無所疑然所以致其知者亦自夫前聖賢之言而得之故知言雖是

致知之效而致知未始不因言也所以朱子以盡  
心知性爲知言之本至於養浩然之氣雖專在於  
集義而欲集夫義必先知義所在然後可是知言  
又集義之本也知言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後此  
所以不動心也然孟子之自言知言卻只說知誠  
淫邪遁是全說今人之言蓋此章本意是說應事  
不動心故也

說淫邪遁言之病也既謂知言而專舉不善者言之  
者蓋明理然後於天下之言了然知其邪正言無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  
藏板

四者之病則爲善言矣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其  
視聽言動者皆禮矣如曰思無邪曰毋不敬曰毋  
自欺聖賢教人其立言大抵如此

善爲說辭與知言應善言德行與養氣應

善爲說辭此卻又就已言上說與告子之言同孟子  
之知言異觀丑舉孔子之言可見

二子善爲說辭三子善言德行善言德行為自有其  
德行也孔子既兼之而但謂不能辭命是舉其輕  
者而重者從可知此是古人省文處下文言孟子

既聖可見上句兼包

饒雙峰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君子所性不過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惟聖人全體備具而各極其至其餘則或得其一或具而微如子夏篤實近仁子游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智皆是於四體中各得其一冉閔顏淵是四體都全但未會充得廣大如聖人之溥博淵泉爾

姑舍是猶有不足意而不敢言下文曰所願則學孔子可見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藏板

丑以孔子比孟子孟子不敢當又以門人比孟子孟子不欲答於是以古之聖人爲問丑同舉夷尹是問孟子才德所至比聖人爲何如蓋二子雖皆聖然猶各守一德非如孔子之時中故孟子先分別夷尹不同道下乃自舉孔子而曰願學之

吾未能有行焉應上何如二字言己未及夷尹也雖兼三聖言其實答丑之問至言所願則學孔子謂雖未及夷尹然亦不願學之

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主意

孟子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才德已度越諸子惟未至聖人之化爾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亦善言德行者及其積久惡知不化

孟子明言乃所願則學孔子而丑猶問三聖人班乎未爲知言也後面問同問異卻問得明蓋孟子上言皆古聖人下卻言二子不如孔子然則同謂之聖人卻於何處見得既同者如此異處卻如何

聖人之道大固不可以名言然亦非丑能盡識故孟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藏板

子亦不就孔子德行上言而惟舉二子形容聖人處言之爾

類指眾人而言萃指聖人而言出類眾聖人也拔萃孔子也

集注言任大責重亦有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見得公孫丑之意非謂孟子加齊之卿相因爵位富貴有以淫其心也

恐懼是氣不盛疑惑是知不明以行道言則知當在前以動心言則恐懼爲重故先恐懼

疑懼卽是動心處集注卻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  
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  
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  
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  
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  
動也旣若是必將窮探方索求明其理之未能明  
者以釋其疑戰兢勉強推行其事之未能行者以  
免其懼皆足以亂吾虛靈靜一之體而非自然應  
物之道是則所謂動其心也蓋公孫丑本問爲齊  
卿相若居卿相之位而有事之疑懼者寧遂已乎  
由是觀之則不動心須著如此說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  
藏板

疑懼二字貫一章意蓋知不能明故有疑勇不能行  
故有懼乃動其心告子不得於言未嘗無疑不得  
於心未嘗無懼彊制其心所以不動孟子知言故  
不疑養氣故無懼自然無所動其心也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孟子之言亦不出此三達德  
養氣則不恐懼知言則不疑惑道因知言而明德因  
養氣而立道明雖因知然旣謂道則行固在其中

謂之德立則行道有得於心而德已成立此是行道積累而至者此第一節注皆貫第一章意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人北宮黝

必勝孟施舍無懼曾子自反孟子知言養氣告子

冥悍強制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蓋黝專要勝人其事

猶在人故與信聖人者同意舍只是無懼其事專

在我故與求諸己者同意所以黝不如舍

等是等級以高下言倫是倫類以勇士與君子言

四書叢說 孟子上 語 退補齋藏板

恐懼之是我去驚嚇他人

言有所不達謂不能通暢條達所言之事

急於本是順告子說但只持其心不動若論君子致

力於內專在明理固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

於本也

顛蹶卽跌仆趨走是疾奔

盡心知性性卽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

究物理無不知也無不知則心之全體盡明矣朱

子謂盡心知至之謂知性物格之謂也故盡心知

性則於天下之言舉無所疑然所以盡心知性者皆因明聖賢之言而得然後以是而究天下之言則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學之成法孟子之知言正如此

上云凡天下之言下云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總古今之言也曰是非謂所言之事曰得失則當理與不當也所以然言其本也如下文說淫邪遁乃非而失理者所以然則蔽陷離窮是也

自反而縮關上文無作爲害之闕下文縮卽直無作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藏板

爲是無害直養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是防弊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公字此氣得於天故能浩然而道義乃天地間至理皆是公爲有私已便不合公道便卑小然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乃是言一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吾身本小養而無害則塞天地私則小公故大

謝氏教人須先體認得吾身浩然體段然後隨事致力以養之庶不是只把做話說又見得心得正無

虧欠浩然便在此則人無有不可養者而養之亦不難也

一事偶合於義是學者固欲行義或理未明而處義未精或無力量而行之不至皆未合義有一事行得恰好適合於義非是說尋常人漫然應事無心偶然相合也此偶合正對不集說

心通乎道是孟子物格知致知言乃其效也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言學而後智則學是智之功若曰夫子唯見聖道之無窮而學不厭非智者

四書叢說

孟子上

美

退補齋藏板

不能言智而又學則學是智之用恐亦可通

舉夷尹事實皆是體貼經文說非言一聖人之凡也兄弟遜國言非民不使避紂隱居言非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亂則退湯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問湯桀何使非民不擇夏商

本根指德之盛節目指心之正

此章當作五節看章首至曾子之守約也爲第一節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爲一節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爲二節宰我子貢至所願則學孔子爲四節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爲第五節

###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宅也謂市物邸舍天子諸侯之國都皆畫如井而以後一區爲市聽民交易市廛而不征謂但取其邸舍之稅而不取其貨物之稅也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藏板

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民居也周禮所謂上地夫一廛田百畝注五畝之宅是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卽五畝之宅布泉也泉卽錢也宅而不樹桑麻

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疏云二十五家之稅布也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此蓋以漢法比擬古制未必周果以口計泉數如此又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

按載師之法是宅不毛無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

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  
泉而又出百畝之稅也集注言一家力役之征是  
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  
當愚詳孟子謂天下之民願爲之氓是境內田間  
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之賦只是於一家田稅之  
外多出里布耳與上文言市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既  
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者已征之孟子固以爲過  
矣而又出此兩等不太繁重乎集注上廛字旣釋  
爲市宅於下廛字乃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  
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而爲一愚不敢必知其  
果如此也

不忍人章

惻隱之心卽不忍人之心所發不忍以全言惻隱與  
三者對舉是偏言然只就惻隱上看則惻隱自有  
專言意

擴而充之是日用之間隨四端之發者推廣而充滿  
之積之久則如火然泉達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旣  
能如此而又大充廣之方能盡四海之大兩充字

是兩意上充字每端發處充下充字就應天下事  
上充

四行非土無以生四德非信無以成土卽大地也無  
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信卽實理也非實理則仁  
義禮智爲虛言矣集注所講定位以方言成名以  
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位卽下文之  
於四行無不在無成名無專氣卽下文於四時則  
寄王也

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本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

四書叢說

孟子上

三

退補齋藏板

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猶道性善而稱堯舜以實  
之也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仁四節  
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五節言所發皆是本然之  
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  
處察識而推充之不可放過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保四海與上治天下運掌上相應

矢人章

集注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常常在其中而  
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也

子路人告以過章

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不待取人之善爲己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則舍己從人之謂也事之善者人爲之己亦爲之卽取人爲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知之人見己之所爲若是而舜亦若是是我爲者善矣安得不勸爲善乎故曰與人爲善也

公孫丑下

孟子將朝王章

四書叢說

孟子上

罕

退補齋藏板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齊王餽金章

禮注及趙岐皆曰鑑二十兩國語二十四兩爲鑑字書曰鑑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爲鑑則二十兩者爲有義按儀禮喪服篇朝一溢米鄭氏注二十兩曰溢疏依算法言之甚明趙氏注爲巨室章及此章皆云二十兩疏於前章引鄭注卻云二

十四兩而謂趙注爲誤失之矣

之平陸章

語錄都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是大邑也此說爲

是

致爲臣章

私龍斷謂用私意而暗爲龍斷之所爲龍斷是商人

就市中地高處立而左右顧望衆人所聚多處而

以物趨彼欲售之而罔羅其利

孟子以魏惠王之三十五年至魏三十七年改爲後

四書叢說 孟子上

空

退補齋藏板

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有見襄王語蓋

當年卽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四年也在魏前

後計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伐齊孟子卽去齊

是年宣王亦卒在齊首尾六年

充虞路問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孟子則不待文王而興者也王者興

而有各世者是猶有待於文王者也孟子之時雖

無王者興苟有尊德樂道者則孟子能興之

讀孟子叢說下

元許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滕文公上

問爲國章

文公問爲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  
先言分田制祿而後言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  
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  
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  
畢戰卻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許行章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一  
退補齋  
藏板

許行言仁政是孟子所言井地之法陳相言聖人之  
政是許行言神農之法蓋文公始聞孟子之言既  
使畢戰爲之矣然後許行來及許行來文公不斥  
絕之而與之處故陳相謂已行其法而其言如此  
聖人治民不過教養兩事堯治天下遇災變先命舜  
禹平水土次命后稷教稼穡然後使契爲司徒次  
敘必如此

江漢以下三語謂夫子之道德光輝如江漢濯之潔

秋陽暴之乾皜皜潔白人不可加尙已又一說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而孔子之皜皜者終不可尙已以爲孟子贊美曾子則曰曾子不可之辭識明義精有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若是皜皜乎而不可尙已

許行謂不論屨材精麤但大小同者同買是實說孟子謂大屨與小屨若同買則買者必不肯爲大者是比說將大小比精粗兩屨字意不同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二

退補齋藏板

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道辭故又闢其市買不貳之說

夷之章

語錄命之矣之字是夷子名

滕文公下

周霄問章

注籍字音義見攷證前篇籍者借也下諸侯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上可兼下絃以組爲

之屈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 副者  
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  
衣二者皆王后之服而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  
注謂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禕音暉 禮注三盆手  
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淹  
於纁反又於斂反繡白黑曰黼青黑曰黻青赤曰  
文亦白曰章用此以爲祭服謂染絲成此色而綉  
裳或畫於衣者亦如此

彭更章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三

退補齋  
藏板

彭更以孟子傳食諸侯爲泰孟子答之以舜受堯之  
天下且不以爲泰而子以我傳食爲泰乎彭更謂  
非以傳食爲泰但無事而食則不可爾蓋謂有職  
業而食則可也後孟子之意則謂雖無職業而君  
子爲仁義有功於國者多何嫌於無事出節也

好辨章

論語卷二十一 子罕篇第九 顏淵曰三益乎

集注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  
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  
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辨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闢

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抹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注之意

陳仲子章

匡章以仲子爲廉孟子謂齊之巨擘者許之也雖然以下貶之也伯夷盜跖之築樹反問也此非君子

四書叢說

孟子下

四

退補齋藏板

之心謂仲子之廉當如是爾匡章對以織屨辟纁易之此則合君子之道然既以功易食爲無害而以母兄之室與食爲不義何哉縱母兄之得此物爲不義而我受之母兄則爲義矣況既是齊之世家則兄之得祿未爲不義也仲子既於母兄之物所從來推一層上看而於所易者不能推一層上看是不能充其廉之類矣凡此皆是反說而愛親敬兄及君臣之義皆在其中使之就其所明充其所暗則仲子之罪大匡章之惑解矣

此章經注諸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得爲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也

離婁上

離婁章

兩言規矩六律前比說用法後正言立法前謂至聰

四書叢說 子思子下

五

退補齋藏板

明者亦須法度以比下一句必須仁政後則謂聖人立法雖盡智慮亦須法度雖主於不忍人之政一句然上兩語亦聖人所立之法也

不仁可與言

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本意然主人而言者意反淺主水而言者意反深所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

道在邇章

仁義根於人心人所同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

乎親親長長但人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  
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教子章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爲子者必有  
是言也孟子所以責爲父者身之必出於正也

事孰爲大章

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又爲事親之本下文曾子  
只是事親之準則意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  
之守身則可

離婁下

四書叢說

孟子下

六

退補齋  
藏板

子產章

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徒枉輿梁偶有關耳孟子此言  
責備賢者蓋恐學者因敬子產而以其所爲皆是  
故明斥其非以曉人也

中養不中章

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  
能成事也今以子弟之無德無能而棄之是物之  
近者事之急者皆不能成尙可謂之有德有能乎

彼此相較相去豈遠哉

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

深造章

此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故集注謂道則其進爲之方也進爲字有力當看蓋學者欲其循序漸進優游涵泳力行積久自然融會於心所謂自得也理既融於心則所處者自然安固而不搖既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之既深則日用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則自然有以下效驗以知行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於行者爲尤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圈外

博學章

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祇數語以善服人章而後五其中效裏去語首領其數爲人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亟稱水章

不舍見論語川上章

異禽獸章

此以舜爲標準而使人企慕以力行也舜亦異於禽獸幾希者爾以其能存故爲舜則眾人能存之豈不亦可以至於此乎

春秋章

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

四書叢說

孟子下

八

退補齋藏板

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可以取章

可以無三字爲重不可將可以以無作兩下看初見其可而詳察爲不可故行之惟從其不可者爾或問謂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蓋傷廉是順辭易看傷惠傷勇是反辭難看故也須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爲傷集注畧見而自許是全釋可以意深察而自疑深察半語是釋可以無意

自疑字乃是指上去疑其可以者如此看方見得  
可以可以無不是兩下說下文過猶不及只是結  
傷惠傷勇兩語

逢蒙章

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  
而免禍

言性章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  
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故之發於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九

退補齋藏板

逆者則又非性之本矣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  
性之仁羞惡之法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父慈子  
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  
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  
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  
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  
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  
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  
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卻不是功用

章內三智者不同上者字是問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

萬章上  
萬章問章

恕訖黠反音與戛同集注苦八反誤

娶妻章

懟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爲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讐怨父母之心舜固非懟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消弭於未然此等

四書叢說 孟子下

十

退補齋藏板

處正好觀聖人

書四岳舉舜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堯妻舜時頑嚚傲德已化而改萬章傳聞蓋亦野人之語孟子不辨惟欲發聖人處變之心

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道弟思兄有鬱陶之道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堯以天下與舜章

凡祭有所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苛疹民無  
天札則是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

百里奚章

鬻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然各有序第  
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  
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爲下節  
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證自鬻之言之妄前後  
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爲要然不智則不能明  
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  
讀之但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萬章下

目不視惡色章

去父母國之道也此句亦孟子言孔子只有遲遲吾  
行一句

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  
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  
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  
亦無不到極處

集大成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卽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眾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眾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事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

次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

四書叢說

孟子下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萬章兩篇皆論聖賢之行大率皆以孔子折衷之上篇前五章言舜六章言大禹固無間矣七章則言伊尹故八章以夫子之出處繼其後九章論百里奚次篇之首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大成斷之三章問友而上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五章爲貧而仕又言孔子下二章論君餽與見諸侯而又及孔子蓋孟子所願學者孔子故論古聖人則以孔子繼之論賢者必以孔子折衷之前篇言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篇之末

皆然論語中庸之體大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學孔子而後可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人受天之理以生本具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惡是失其本性之善非其真也告子不知乃謂人性本不善因矯揉以爲仁義猶矯揉杞柳以爲柶捲孟子謂人之於仁義乃其本有而所當行者豈矯揉而成若告子謂矯揉而成乃是戕賊人之常性而爲之爾揉杞柳爲柶捲是戕賊之也非可以喻仁義也若此言之行人不知者將真以爲戕賊人爲仁義誰肯從之是仁義之禍也

性猶湍水章

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爲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爲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爲善順其本性

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活動知覺爲性孟子意謂以此爲性則人與物同而何足謂之人哉故先以白之說兩轉審告子之意待其應定了然後以犬牛人之性同異而問之告子知其說之非其言方塞所以言犬又言牛者謂非獨人物之性異就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所以深曉告子以人之性善也

食色性也章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丙

退補齋藏板

告子言仁是好愛只說得人心不知孟子所言仁義是道心告子以好食愛色皆發於心故曰仁內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子只答義外之說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不可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爲言不知愛之所施有宜卽義在其中而長之之心豈發於外是則理之不明故也孟子因其以好食色者爲性於是借者炙以爲喻謂美味雖在炙而嗜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

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富歲子弟章

先以歲之豐凶致人之善暴以明人性本善有以陷溺則爲惡蓋欲得食以養其生者人之常情故富歲得順其心則爲善凶年不足以養其生而逆其心則爲惡次以麩麥爲喻謂人之性本同當皆極於善所以不善者養之異以勉人當盡養之道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五

退補齋藏板

也其下又以形之所好必同以明心之所好無不同而聖人之所爲卽眾人之所本同而當然者眾人當法於聖人以全其善則當方好如口之悅味可也

同然之然集注訓可與耆聽美對而皆以同字冠之非語助也卽是字之意謂理義乃人之所同以爲是者是者

牛山章

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爲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爲

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爲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爲驗集義固爲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牯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爲用也

魚我所欲章

弗受疇蹴之食出於倉卒之時受萬鍾在於閒暇之

四書叢說

孟子下

六

退補齋藏板

際倉卒之時私意未動義之所發者直閒暇之際所有計較之心則私不可遏矣倉卒而義明如乍見孺子入井惻隱卽生意正同閒暇而有宮室等三者之累則如內交要譽惡其聲矣夫行道乞人皆能行之則義乃人之本有明甚君子其可不知之而由之乎孟子之戒深切著明矣  
三鄉爲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爲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疇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爲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

此章專以生對義說第一節是主意第二三五又以欲惡分說生字意因第一節暗與義對說蓋欲生卽是惡死出此必入彼二節言欲生惡死固人之常情而欲惡有甚之者乃義不義爾此是本然所有義理之良心也三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者四節兩是字金先生作兩讀蓋正指義而言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此是繳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上五節言生死大分下三節言辭愛小節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天爵章

天爵人所皆有人爵各有命分有德則足以長民故人修其天爵則人爵自然至不可求也若有心求人爵便已務外而失其本心之爵矣

欲貴章

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爲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

天爵

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 孟子

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

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者个為念

告子下

禮食孰重章

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

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搜人處子

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

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

其重輕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交章

第三節為字重

獨不勝為患為字輕 湯文亦在人為

婚之如有力無力皆人所自為雖舉百鈞之重亦是

斷自去發奮為鳥獲之徒此言用力為之皆可至况

禮義人皆有之本無虧欠不須如舉重之用力豈

以力不勝為患但能為之即至不至者乃不為爾

所以後節教他學堯則為堯學桀則為桀是皆為

之而已

四書叢說 孟子下

大 退補齋 藏板

盡心上

盡心章

主宰之意此又與存神重之不同

盡心知性知天

由存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立命

存心養性事天

由存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朱子釋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釋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二者無大異豈心即明德之

謂乎蓋德者得也所得乎天是釋德字本義而指

其得之之原虛靈不昧以狀明之體具眾理應萬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九

退補齋藏板

事指所得之實然而虛靈不昧則心也具眾理則

性也應萬事則情也是合心性情三者言之而以

得乎天冠於其上其釋明德為切至於言心而曰

神明是指人身之神妙靈明充之可以參天地贊

化育之本而其言所統則性情也故亦曰具眾理

應萬事此釋心字亦切况德者謂得之於心不以

心而言則德何所倚乎然彼言以順辭也此言所

蓋以有主宰之意此又微有輕重之不同

萬物章

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

求仁

廣土眾民章

人之言頃綫人之言宜小只繩其口與

此章緊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上常

人固皆有四者為氣稟昏迷故物欲蔽隔四者不

能根於心惟君子則得於天者全而不曾失常與

心相著故其發施有下文如此效驗窮達不能加

損而憂樂也分定是分得天之全體分字正指四

者

四書叢說 孟子下

子

退補齋藏板

伯夷辟紂章

此章主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主言二老

之去就

登東山章

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

此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游聖門難為言

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

觀海相連一般說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

不窮第三節言學者當學聖人然當以漸而進不

可蹤等也觀海觀水流水雖二節皆言水自是二樣意思比喻

楊子取爲我章

權稱錘也物輕重不齊權與物相準方得其平君子應事當隨事取中而應之譬之秤銖兩斤鈞石物之輕重各有當其平處今以銖兩爲輕鈞石爲重例以斤稱之其可乎是子莫之執中也

柳下惠章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袒裼裸裎焉能挽我和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三

退補齋藏板

也至於不怨不憫三黜而不改其節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故孟子表而出之所謂三公當時必有命惠爲此任者不可知矣

堯舜性之章

性之者謂得於天者氣質清明義理純粹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假修治者也身之者謂氣稟微有不同而自修其身體道而行自思勉以至於不思不勉者也至於五霸則假尊天子安同盟爲谷而實欲自行其威富其國久於此道亦不

自知其實非仁義

予不狎於不順章

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習見太甲不順乃就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行事日日不合於理我不欲習慣見此不順理之事乃就太甲一人言之又一義也王文憲謂伊尹放太甲善用權者也孟子明其事而言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善語權者也倘使孟子居於彼時則必行伊尹之事業

士何事

尚志者高尚其心之所之士無位未得行其道故且只高尚其志向非仁非義一節謂有此志而待他日得位而行之者也兩惡在卻是目今居者由者則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事已預全備矣當如此作兩節看

仲子不義章

金先生曰仲子不義當句乃先斷其爲不義之人下則曰若有與之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其廉殊不

知此乃舍簞食豆羹之小義爾何足道哉彼有辟  
兄離母之大不義豈可以其小義許其大不義而  
名之曰賢哉

食而勿愛章

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  
以幣帛言

君子之於物章

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  
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三

退補齋  
藏板

程子嘗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而此卻言  
仁推己及人似有不同蓋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  
用不言仁之體程子所謂推己及人正訓此章之  
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

盡心下

盡信書章

書中二典三謨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  
若其餘載事之辭或有過稱者孟子此言非謂書  
中之言皆不可盡信但謂其辭時或有害於義者

爾讀書之人不可以辭害義可也

集注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作鹵者是然亦非楯若以爲舂杵與楯苟非血深一二尺豈能漂之雖非武王殺之而商人自相殺然亦不至如是之多也蓋鹵乃鹽鹵之鹵謂地發蒸濕言血漬於地如鹵濕然此金先生之意

我善爲陳章

孟子之時皆尙攻戰能者爲賢臣而孟子乃以爲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暖安佚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三

退補齋藏板

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旣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梓匠輪輿章

此言師之教不過舉其大綱爾至於理之精微事之曲折與夫不可容言之妙而當默識者皆學者所當勉力推明潛心究察非師可以口傳也

民爲貴章

集注八蜡不通禮曰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則先嗇一若神農者司嗇二后稷也農三田畷也田畷是古之官司督促田事有功於民者郵表畷者郵若郵亭表田畔畷井田之畔相連畷於此田畔造郵舍而田畷在其中督約百姓也猶虎五助田除蟲鼠之害者坊六坊畜水之隄水庸七水庸通水之道闕七此皆有益於嗇事者昆蟲八螟螽之屬此則爲害者也故皆迎其神而祭之畷知劣反又知衛反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三

退補齋藏板

### 貉稽章

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爲眾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爲眾口所訕但當自修其德而已

### 山徑之蹊間章

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卽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

口之於味章

性也之性氣質之性也有性焉之性天理之性也有命焉之命本以氣言而亦有禮在中爲之品節限制命也之命本以理言而所稟之氣有清濁厚薄之不同上五者人性皆欲之而有命分不同不可必得然亦有禮在中品節其命分下五者本皆天理而卻有命分一定不得其至君子則但循天理而行以求至其極故不爲命分所拘

堯舜性之章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三

退補齋藏板

性者謂所得於天者不假修爲終始如一聖之至者也反之謂得於天者不能無少欠缺修而至之亦聖人也第二節言性之第三節言反之

說大人章

爲君子者固當貴貴然於言語之際有畏之之心則言語不能盡况大人所爲之事皆不合法度而君子之所不爲何必畏之哉

由堯舜至於湯章

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此章大意謂古五百

年必有聖人興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  
必有聞而知之者今去孔子之世僅百年而顏曾  
輩已亡已無有如是見而知之者恐此後遂無有  
如是聞而知之者蓋孟子惜前聖憂後世之心真  
切感人而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亦不容謙謙矣  
然而無有乎爾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知之者正謂  
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  
矣須將此一節作一串說下乃見意

四書叢說

孟子下

三

退補齋  
藏板

矣集解此一節於一節之內

孟子無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

然而無有乎爾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知之者正謂

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

矣須將此一節作一串說下乃見意

然而無有乎爾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知之者正謂

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

矣須將此一節作一串說下乃見意

